

旧阵时：香港散文的文化记忆与地志写作

钟怡雯

摘要：回归后的香港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之下，原本的“旧香港”慢慢走调，产生了“本土香港的弱化”和“旧时光之崩解”。本土意识在高压环境下，渗透到各层面和场域，于是有了更多为“旧香港”留声留影的文章。两个主题逐渐成为散文的主流：其一，透过个人的生活史，去追忆“旧街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变迁，偶尔加上文史数据的考据，这是以空间为重心的“地志”素描；其二，以怀旧之笔，去重温某些日常消费空间里的“港味”，一种非常有“在地感”的“本色”，通常是以人物为重心的抒情小品。这两个主题，有些时候只关注一个老地方或旧街区的兴衰存亡，进而引爆作者自己和读者沉积于此地的文化记忆。本文针对 1980 年代以降的相关散文作品进行研究。

关键词：文化记忆；地志写作；香港；散文

作者：钟怡雯，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退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台湾现代散文；散文史。邮箱：yvchoong@saturn.yzu.edu.tw。

Title: In the Old Days: Cultural Memory and Topographical Writing in Hong Kong Prose

Abstract: Following the handover,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Hong Kong, gradually shifting the original “old Hong Kong” and resulting in a “weakening of local Hong Kong”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old days.” Under an increasingly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a growing local consciousness has permeated all levels of society, inspiring essays that preserve the voice and

imagery of “old Hong Kong.” Two prominent themes have emerged in contemporary prose: the first recall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ssence of “old districts” through personal narratives, sometimes incorporating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ferences, creating a spatially-focused “landmark” sketch. The second theme nostalgically explores the “Hong Kong flavor” of certain daily spaces, portraying a sense of “authenticity” through character-driven lyrical sketches. Both themes refl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old neighborhoods and places, evoking shared cultural memories for authors and readers alik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prose works from the 1980s onward.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topographical writing; Hong Kong; prose

Author: Choong Yee Voon,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Yuan Ze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Taiwanese pros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se. E-mail: yvchoong@saturn.yzu.edu.tw

前言

回归祖国之前，香港被承诺五十年不变，尽管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这种政治支票，但除了“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之外，也做不了什么。欢欣鼓舞迎接回归的香港作家极少。就拿西西来说吧，在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并正式通知英方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的那一年，她的《肥土镇的故事》（1982）以魔幻写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浮土寓言/预言”——香港即将在繁华到极限之后打回原形，那是一种很深的焦虑。西西在稍早的小说集《我城》（1975），根据香港人在英殖民和祖国之间的政治处境，创造了“城籍”，同样预言了香港人的未来，“有城无国”的本土意识衍生出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抗争，香港人逐年丧失一些东西，有些人甚至担心将来失去粤语文化。在确定回归之后，香港人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自己的生存条件比什么都重要。

有更多港人是走不了的，还有不想走的，毕竟这是长久生活之地，他们准备面对社会体制的裂变。

一、时光缝隙里的旧香港

1980年代的香港散文不像小说和新诗那么紧张，怀念旧人旧事的散文不少，大多是专栏随笔，像小思《承教小记》（1983）收录不少个人的日常生活随笔，写电车、写菜摊、写山景，在浮光掠影中融入哲思，不太能够看见文字背后的香港地景和文化风貌，因为作者志不在此。那些会在文章里讨论回归的，多半是杂文，千把字，很难写出深刻的东西。此刻的香港尚未成为追悼的对象，大伙集中讨论的是未卜的命运，不是往日的光辉。

忆旧，一直以来都是散文的大宗，刘绍铭在1986年发表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散文《童年杂忆》（其实是七篇短文连缀成长篇），主要写的无非是自己童年的旧事，没有打算为香港文化或历史留下些什么，当然其中有些关于童工的亲身体验，也可以算是文化记忆的一小部分，但整体来说，文化记述的成分不高。对1986年的刘绍铭而言，眼前的香港还好好，没有什么东西“即将消逝”，他还没产生为“香港而写”的动机。书名《旧时香港》（2002），重点在属于自己的“旧时”，而非“香港”。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从1970年代以降，可以读到的散文或随笔文集其实不多，香港的身影总是隐没在抒情文字背后，扎克《草窗随笔》（1970）是年轻文人诗意的哲理小品、利瓦伊陵《隔阁集》（1979）用一种存在主义视野来关切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淮远《鸚鵡千秋》（1979）主要在意见自我的性情与社会体制观念的磨擦，都是小小一本集子但收录七八十篇小品。思果《香港之秋》（1980）尽写身边人事和生活的点滴，跟《旧时香港》一样，重点在“秋”，香港只是他的写作位置；旅居沙田十年的余光中在《春来半岛》（1985）流露出一些九七忧虑，但没有对香港土地产生情感，散文里的文化记忆较少，更多是个人抒怀和杂感。

真正在散文里展现香港地理人文关怀，或以怀旧之笔进行（类）地志文学写作的，是辛其氏《每逢佳节》（1985）和叶辉《瓮中树》（1989）。土生土长的辛其氏在香港搬过十次家，住过很多地方，在自己的成长岁月中见证了香港社会的成长，尤其《上环（六题）》是当时较罕见的地方写作；《瓮中树》把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空间譬喻成一个盛树之瓮，见证了香港的社会变迁，也记述了具有地志学意义的人事物，它是1980年代香港散文集里头，最

能够读出文化记忆的样本。最后不能忽略的，是也斯。

也斯在廿一岁那年写下《书与街道》（1970），那是他漫长的地方文化风景建构工程的开始，虽然是不经意的一笔。后来又写了《加盐的咖啡》（1974）、《地下车读诗》（1985）等象征着都市文人生活片段的记述文字。寸土寸金的香港，不是九七之后才进入都市更新，有很多老旧的住宅区陆续被翻新，有些珍贵的生命记忆被建筑商人无情抹去。他在《九龙城寨：我们的空间》（1993）记述了一段看起来很黑暗的“旧香港”：

怎样的一个空间？老人街连着老人院，大井街真是有大井，一切都仿佛名实相符，明白不过。但那你又怎样解释光明街呢？灯火通明的店铺，过去是白粉的主要供应地，黄赌毒在这儿有它们的地盘；不远的地方，转过几个街角，就是我们的朋友童年嬉戏之地、快乐自由的空间。妓女在一边出没，另一边有神父讲道、给贫民派奶粉。社工正在进行辅导工作；吸毒的人蹲在梯间吞云吐雾。放映老幼咸宜电影的戏院，晚上变成表演脱衣舞的场所。这是一个混杂的空间、一个不容易一概而论的空间，一个看来可怕但又那么多人尝试正常地生活下去的一个空间。这是香港。¹

也斯没有从九龙寨城于1847年扩建而成的历史说起，也没提及它曾经作为一处清军的军事驻地。这个无政府状态的飞地，从1899年以来累积了大量故事、冲突、拆迁、再冲突。1993年，也斯有幸赶在拆迁的前一年，进去里面看看这个最底层的香港，诚如他所描述的，每个狭小空间里都有在地住民的小故事，但它鱼龙混杂，肯定是一颗香港治安史上的毒瘤，非拆不可。尽管它见证了香港长期作为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尽管底层人民的生活也是香港的一部分，最后“巨大的铁锤敲碎了墙壁。九龙城寨迁拆了。重新思考这个环境，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²，话虽如此，也斯发现好些香港人从九龙城寨里抢救出一些

1 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第53-54页。

2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55页。

老东西，企图保住一丁点旧时岁月的味道。一座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同时，还是会残留让人怀旧的元素。

在《录像北角》（1993），他为了拍摄诗人马朗笔下1950年代的北角，重新认识了那个已经被菲佣占领的地方，强烈的陌生感，让他对自己的记忆深感怀疑：“今昔对比，浪漫抒情的修辞与破碎凌乱的现实相对，也调侃了‘怀旧’了”³，语气里充满无奈。也斯是最专注于香港社会景观变迁的文人，有时他抓住街景的人文生态，有时抓住一个地方的场所精神，例如比较后期的那篇《湾仔的鬼魂》（2002），这里有日军贯彻酷刑的集中营，有英军误炸而冤死数百人的茶楼和戏院，新大楼盖不掉老历史，“这儿总是阴魂不散。口述历史里充满了亡灵忧郁的眼神。……当年日军的司令部和集中营，要老一辈的人才能说得出了在哪里了，英京茶楼和东方戏院也不是年轻一辈知道的了！”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历史变得异常脆弱，也斯感受到它的流逝，却做不了什么，只能很感性的去想象：“走过春园街，刚好碰见一个番鬼的鬼魂正在那儿徘徊”⁵。也斯对香港土地和建筑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无论是散文或新诗，都留下不少佳作，也留下感伤。

斯韦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 1959-2015）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她说：“怀旧 *nostalgia*（来自 *nostos*—回家；*algia*—渴望）是对于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的家园之渴望。怀旧正是一种失落和流离失所的情感，但也是一种带有自己幻想的浪漫”⁶。一去不返的旧香港岁月，确实适合文人的怀旧，不管那个“小地方”或街区是否跟自己的生活史直接相关，但它毕竟是香港的一部分。九龙城寨是一个累积了百年移民史的底层生活圈，它的消失，在住民心中是一种刺痛，既不想承认自身跟它的关系，又感伤于它的逝去。这种来自城寨住民的怀旧是很矛盾的。也斯不是城寨住民，只是过客，他也是北角和湾仔的过客，他对这些地方的怀旧，比较“带有自己幻想的浪漫”，以及少许对城市历史的失落。

3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77页。

4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93页。

5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97页。

6 Svetlana Boym: Introduction: Taboo on Nostalgi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Y: Basic Books, 2001, p.3.

二、时间开始蚕食一切

从 1960-1980 年代，三十年间，香港文人对地方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写作，是比较随兴的。作为岭南文化大本营的香港，危险感不重。直到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在“未来的祖国”隆重上映，坦克辗过北京的大学生，也辗过香港人的恐惧，隔天，一百五十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喊出：“今日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再过八年，九七回归成了事实，原本虚无缥缈的忧虑，成了眼前的真实。2003 年因《基本法》引爆五十万人的示威，点燃“香港核心价值运动”的火炬，这还没完，还有反对维多利亚港填海、拆卸天星码头的钟楼，“旧香港”原有的生活样貌被再三动摇。

回归后的香港散文写作，基本上是温和的，政经局势的重大起伏不会掀起明显的浪潮，从 1997 到 2014 年“占中”运动期间，散文作家的叙事与抒情还是平和的。再往后，只有 2019 年的“反送中”才激起年轻散文作家的反抗性姿态。从社会事件不容易看出散文作家对都市空间和地方文化的态度，很多事情是缓慢进行的，时间悄悄蚕食一切。

先看人口结构的变化，“由 1997 年底至 2021 年底间，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仅为约 49.7 万人；单程证移入香港的人口有约 112.1 万人，撇除‘单程证’来港人士的港人净移出为约 68.1 万人。整合而言，过去 25 年香港人口增长约 93.7 万人，当中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新移民”⁷，根据 2022 年统计处人口普查，香港人口总数为 729.16 万人，换言之，每 7 人就有 1 名从大陆进来的“新香港人”⁸，再加上每年访港的五千万大陆旅客⁹，香港街

7 李若如报导：《“新·移民潮（二）”港过去 25 年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新香港人” 学者担心独特本土价值和文化遭受冲击》，《自由亚洲电台》，2022 年 4 月 1 日，网址：<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ottopic/newhk-04012022112222.html>，检索日期：2023/12/08。

8 这是中共惯用的人口洗牌手段，往新疆移入大量汉族人口来降低维族人口比重，再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就正是这一招。

9 疫情前的 2018 年，内地旅客访港人次达 51,038,000。详见《高铁港珠澳大桥劲吸内地客 2018 年逾 6,500 万访港客创历史新高》，2019 年 1 月 31 日，网址：<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264262/>，检索日期：2023/12/08。

头根本被陆客淹没。

回归的结果：越来越多中国资金（红色资本）进入香港炒房，越来越多中国人定居香港，普通话跟粤语的对峙，都造成社会的紧张。香港人越来越觉得，原本的旧香港慢慢走调，有些生活的感觉和味道快速退散或者变形。港府在二十年内（1997-2018）动用169次《收回土地条例》¹⁰，强行收回大量土地，以及旧住宅和街区，“若细心走过深水埗、观塘等旧市区，便会发现这些年间，街道文化、旧区特色、小区网络又是如何被‘占领’：市集不见了、老店不见了、旧街坊不见了，变成了地产商的‘牙签楼’，变成了大型商场、变成互不相识的小区”¹¹。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趋势——“本土香港的弱化”+“旧时光之崩解”——形成尼采所谓的“记忆技术”（Mnemotechnik），他认为：“一个东西必须被毁灭才能保留在人的记忆中：只有那些持续受到伤害的人和事才能留存于人的记忆中”¹²，一去不返或即将消失的事物，造成伤痛之后，才会成为我们铭记、追忆、怀旧的对象。唯有“痛失”，才会刻骨铭心，否则很快便遗忘。

本土意识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渗透到各层面和场域，于是有了更多为“旧香港”留声留影的文章，抵抗“红色”资本与文化的入侵，散文在地志文学写作和本土文化形塑方面，有显著的成果。虽然从量化角度来统计，“专栏散文有退潮的趋势……，（因为）时政性和政论性，能揭示内情的这种吸引力显著地减少了”¹³，事实上比较感性的抒情散文，在质量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相关散文集的出版情况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说来，两个主题逐渐成为主流：其一，透过个人的生活

10 香港01评论：《“收回土地条例”回归20年引例收地169次 林郑掌发展局后暴跌》，2018年5月5日，《香港01》，网址：https://www.hk01.com/article/18488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检索日期：2023/12/08。

11 邹崇铭等编：《重构香港：从庶民空间到小区更新》，香港：印象文字，2016年，第12-13页。

12 这是扬·阿斯曼（Jan Assman, 1938-）在讨论文化记忆理论时引述的概念。详见扬·阿斯曼著，黄亚平译：《宗教与文化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7页。

13 金惠俊：《香港文学论：香港想象与方式》，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22年，第53-54页。

史，去追忆“旧（街）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变迁，偶尔加上文史数据的考据，这是以空间为重心的“地志”素描；其二，以怀旧之笔，去重温某些日常消费空间里的“港味”，一种非常有“在地感”的“本色”，通常是以人物为重心的抒情小品。

这两个主题“时分时合”，有些时候只关注一个老地方或旧街区的兴衰存亡，进而引爆作者自己和读者沉积于此地的文化记忆，但是某些旧街区摊贩的人情世故也会形成港味，此刻便出现旧街区与港味的“混纺”。

这里要谈到研究人类记忆的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伊斯玛（Douwe Draaisma, 1953-）的理论，他认针对“怀旧情结”提出三点看法：（一）从神经生理学角度出发，我们的记忆力在二十岁时正处高峰，这时期储存下来的记忆最轻易而且最多；（二）根据研究证实，我们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经历“值得记忆的事”最多；（三）童年和成年早期发生的事，塑造了我们的个性，也指引人生历程，所以（日后）我们对青涩岁月的事件，记忆最深刻，反应也最强烈¹⁴。

杜威·德拉伊斯玛的理论很能够说明——为何迈入中年以后的作家总是怀旧。那段时光里有太多值得缅怀的事，何况那又是“香港崛起”的大时代，每个角落都有动人的故事。刘绍铭（1934-2023）在写《童年杂忆》（1986）的时候，正值五十二岁，穷苦的童年缅怀起来，竟然是回甘的。杜威·德拉伊斯玛也谈到记忆中的“痛点”，他说：“屈辱：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¹⁵，它必定形成终身难忘的记忆。失去香港，也会造成这样的“宏观效应”。

三、那一段缩脚的岁月

高度全球化的香港，在回归之后反而出现一股“逆全球化”（deglobalisation）的思潮，其实那不是个案，“跟与我们对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的迷恋相反，怀旧情绪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这是一种对拥有集体记忆的小区之情感渴望，一种在支离破碎

14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张朝霞译：《记忆的风景》，台北：漫游者，2013年，第240-241页。

15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张朝霞译：《记忆的风景》，第225页。

的世界中对连续性的渴望。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防御机制重新出现”¹⁶。当我们从一个较宏观的香港散文史视野，去俯瞰九七后的散文史脉络，当能发现这一股写作热潮。

上述提及的“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在大部分香港散文里，并不是一种激烈的情绪，它更多是带有焦虑感的怀旧。《华文文学百年选·香港卷》（2018）的选编工作，有意识的呈现了这股热潮及其防御机制。选集分别收入了两批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卢玮銮《北角》（1997）、刘伟成《山道》（2004）、潘步钊《惆怅此情难寄——公屋的故事》（2014）、韩丽珠《旧时蓝田》（2016），此四篇属于“旧（街）区”主题写作；胡燕青《搭台》（2006）、黄国彬《缩脚岁月》（2009）、陶然《香港茶餐厅》（2009）、黄仁逵《得闲饮茶》（2014），则属于“港味”。这两种日常生活的滋味，在巷弄之间捍卫住“旧岁月”滋味的流失。

以《得闲饮茶》来说，黄仁逵写的是老香港人一大早到茶楼饮茶，天未亮，铁闸尚未升起，只开了一个小门洞，老板探出头说了一句：“上去自己开茶饮住先，咁早未有伙计”¹⁷，上楼去，早有三几个熟客坐在不同角落，大家都不急着沏茶，安稳坐看天亮。那是老香港人才会拥有的，才懂得享受的“慢活”。老板和熟客之间的信任，更是上一个时代的人情味。黄仁逵用粤语写下的“市井之日常”，还能维持多少年呢？

黄国彬《缩脚岁月》细述了茶餐厅必点的港式奶茶，以及拖地大婶大声吆喝的一句“缩脚”，这种毫不客气的服务风格，也是“港味”十足的。除了搭台（拼桌），胡燕青在另一篇《茶餐哲学》（2005）也刻划了这种“港味”：“在茶餐厅内，真小人真得可爱，伪君子无处伪装。没有人会为茶餐厅里的一顿饭悉心打扮，只有真正的老友（见面时先骂你两句才切入正题的那种），方会约你到茶餐厅去。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到此找寻个人角落”¹⁸，寥寥数笔，尽显港人生活本色。

港式小品，很多时候就在这淡雅中取胜，静静守住岁月里的

16 Svetlana Boym: Introduction: Taboo on Nostalgi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Y: Basic Books, 2001, p.3-4.

17 钟怡雯、陈大为编：《华文文学百年选·香港卷·壹》，台北：九歌，2018年，第197页。

18 胡燕青：《长椅的两头》，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

“旧”。

回归初期，率先登场的是叶辉《浮城后记》（1997），那是1992-1994年间的专栏作品，部分篇章描写了人与城市之间的精神互动；其后是邱世文《一人观众》（1999），也是典型的专栏，从粤语流行曲、移民恐惧、嗅觉香港、旧式电影院、二手书店、消失的风俗与行业，到大香港心态，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风气有诸多批评。叶辉的“防御意识”比较强烈。

接着，要谈小思《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2002），这是讨论香港文化记忆十分重要的一本书。小思在开卷第一篇《香港故事》里说：

身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常常想总结一下香港人的个性和特色，只要提起我童年生命背景的湾仔，就可说明这种爱恨交缠的景况。……不知不觉，无声岁月流逝。蓦然，我们这一代人发现，自己的生命和香港的生命，变得难解难分。离她而去的，在异地风霜里，就不禁惦着这地方曾有的护荫。而留下的，也不得不从头细看这抚我育我的土地；于是，一切变得很在乎。但，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了，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¹⁹

岁月无声，却让人与土地的纠缠越来越深，城市和住民已经融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这时候下笔，更是纠缠不清。嘴里说不回头，小思却频频回首，《第二辑：行街》就写了《春秧街》、《北角》、《看铜狮去》、《大街风情》、《别矣红砖》、《行街》（画组之一）、《行街》（画组之二）、《老榕移居》、《花园道口的小丘》，每个“旧（街）区”街景都有深厚的情感和记忆的铭记，可以读出一个土生土长香港文人的恋地情结。这都是发表于1993-1996年间的散文，尚未回归，还没发生“本土香港的弱化”或“旧时光之崩解”的焦虑，所以行笔比较平和，娓娓道出属于自己的香港故事。第一篇下笔的时候，小思五十四岁，跟杂忆童年的

19 小思：《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牛津大学，2002年，第2-3页。此书收录两篇同名的《香港故事》，此为开卷首篇（共三页），另一篇只有一页。

刘绍铭差不多。

与此同期的是陈云《童年往事：香港山村旧俗》（2003），陈云是专栏作家，此书从民国时期的香港一路写下来，重现往昔的风土人情；麦树坚《对话无多》（2003）是一部缅怀之书，特写了旺角、西洋菜街、旧区记忆；黄秀莲《岁月如烟》（2004）很有本土味道，她记述了旧香港的风貌和奋斗精神，也是一本缅怀之书；郑镜明《情陷大磡村》（2006）抓住了香港生活感，以及依附在旧街区的乡土气息，他写了茶餐厅、聋哑人书报店，以及被都市发展吞没的大磡村，有意图且完整的留下旧城区的文化记忆；类似灭村记述，还有庄元生《如梦记》（2016），他的老家上水石湖新村被地产商“发展”掉了，童年的记忆如烟消逝。从这几部散文集，可以发现香港作家的写作力道越来越重，因为眼前的香港事物正在崩坏，必须用文字紧紧留住它。

紧紧留住旧事物，会不会妨碍新事物呢？

罗维明《香港新想象》（2009）写出另一种矛盾心境，香港的公共硬件建设是有在进步的，但老旧的事物免不了在都市进步中失去，他在《伤心奶茶之歌》里说：

楼下就有家古老茶餐厅，有我们迷恋的六十年代装潢，
墙漆厚重与岁月齐沧桑，色调暗红就像肺腑倾吐出来的
伤感，坐在那儿饮一杯奶茶，会饮到集体回忆的沉重。²⁰

茶餐厅是旧时香港特有的，而且是非常庶民的餐饮店，它是很经得起怀旧的元素。其实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不管是那一个世代都好，港式奶茶即是一种典型的、怀旧的港味。翌年，他执导了一部纪录片《幻想香港》（2010），其中有很多想法来自这部散文集，他对未来充满理想，尽管那更可能沦为幻想。

话说回来，欧洲很多大都市都能留住旧事物和老建筑，老城区往往成为很多欧洲大都市的文化象征，为什么香港不可以？

不同的作家选择了不同的记忆方式，陈智德在《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2013）将文学、文化、地理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融合，其效果远大于人文地理学意义下的一般性地志写作，所以叫

20 罗维明：《香港新想象》，香港：牛津大学，2009年，第10页。

《地志》，特别强调了“文”，存活于高度商业化都市空间缝隙里的文学和艺术，让地方增添了无比珍贵的人文精神。陈智德在《前记》里说：

我的文学启蒙不在学校或课本，而是初中时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带的路边书摊，继而是楼上的书店。²¹

他的文学生命正是香港人文环境孕育出来的，很多地方都留下少年陈智德的足迹。如此复杂的空间记忆，正如陈国球在序文中所述：

打开《地志》，还见到我的童年往事、我的青葱岁月，洒落在九龙半岛的西岸。“芒角”是我的“好望角”；爸爸跟小时候的我说：不要怕迷路，只要你记得弥敦道，你一定可以回到旺角西陲，你的家。像同时代的小孩、少年，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历险成长的实景空间；书，还是可以手捧揭页的。花近高楼，登楼访书可以望尽天涯；由弥敦道的“港明”，花园街的“寰球”，洗衣街的“新亚”、“南山”，西洋菜街的“田园”，到奶路臣街的“学津”、“学峰”、“文星”……记忆中就是不歇之数；最有象征意义的，莫如回转地下，离棺材店不远的“广华”，店内灰尘扑面，盈眼是朦胧书影。如斯种种，感荡心灵；《地志》对于一辈香港人如我，弦动共鸣自是萦回不尽。²²

透过许许多多的街道和书店，陈智德叙述了他的成长史。如果细读其散文，当能发现他所展示的高难度技法，有时借一个追思旧事的契机，勾出个人童年的生活动线，穿越不同的地景，像〈白光熄灭九龙城〉引进侣伦和叶灵凤跟九龙城的因缘，又从宋皇台展开文史掌故的陈述，最后是自己读到郭珑容的小说，找到在那时代里生活的自己：

21 陈智德：《地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台北：联经，2013年，第13页。

22 陈国球：《序一 我看陈灭的〈我城景物略〉》，收入《地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台北：联经，2013年，第5页。

九龙城的狮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时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号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号巴士前赴九龙城，是小时除了上学以外最熟悉的路途，……妈妈经营的两家店铺、始婆经营的时装店、姨婆开设的裁缝店都位于九龙城。²³

九龙城在他笔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十分迷人。另一篇《破却陆沉：从芒角到旺角》更是人文地理学的典范之作，不但用英文和粤语的谐音来考证地名，形塑了历史的纵深，在空间地理的描述上，有出色的立体感，每家书店所在的位置都很清晰，陈智德的生活史跟地方人文节点的连结，让文章有了文化记忆的重量。这让人想起叶辉《味旦书》（2011）里那篇《旺角是一条时光隧道》，这里也是叶辉的文学启蒙地。

陈智德把旺角的人文地理和历史典故写得如此严谨，无非是恐惧——“九七回归前的那几年，我们更恐惧历史将要被抹杀。拒绝简化后，还需建立对简化的抗衡，但我们可以找到多少抗衡的资源？”²⁴，这本书因此读来沉重，它是一颗成熟的硕果，同时也构成陈国球等香港学者和文人的集体记忆。当他们近期被迫弃港来台之后，这些散文里的每一巷弄，皆成乡愁。

前几年出版的韩丽珠《回家》（2020），写出落地生根的土地之恋，带有几分抵抗时局的街头运动精神。韩丽珠对香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情结，从《菜园村》、《比身体更小的囚笼》、《旧时蓝田》，处处都潜藏着她的忧虑，香港已经失去主体性，作家只能守住自己最后的土地。在这里，我想借韩丽珠在2019年的一篇专访来说明一些情况，采访者黄桂桂说：“失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韩丽珠认为，香港人失去自己土地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十二年前皇后码头的拆卸。……十二年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已经通车，但皇后码头则重置无期。‘再到后来的菜园村事件、新界东北收地……慢慢我们发现，很多工程、建筑，都不是为我们（香港人）而建。譬如建高铁，牺牲了菜园村，花了我们很多公帑，却不是我们的。’韩丽珠叹道”，“香港像正在剥落的石屎，刚开始时一小块一小块

23 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第32页。

24 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第99-100页。

地掉，大部分的人还未意识到有些东西正在‘失去’。直至有一天，大家才猛地发现，原来地下已遍布石屎碎——这里已成了一堵摇摇欲坠的墙——于是纷纷在墙身贴上便利贴。‘近十年，我们才强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失去，而且消失得很快。因为失去，令我们开始意识到她的存在。于是，我们想用尽全力去保护这个家’。”²⁵

这种状况岂是一句“怀旧”便能舒压的？《旧时蓝田》写她出生之地——蓝田平田邨第23座，那个小小生活圈里有韦斯利小说、车仔面、凤爪排骨饭、雪人蛋糕，构筑成美好的记忆，早已构成她的“恋地情结”。后来经过几番重建，早已物是人非，韩丽珠的蓝田只能重现纸上，以哀伤的色彩。

旧香港正在消失，作家各自在散文里留住最熟悉的地方和事物，生活还是得照常进行的，差别在有人选择忍受，选择抵抗，或者被迫弃守。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不管怎样，香港作家对深具地志写作意义的“旧区”，以及充满文化记忆的“港味”，都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足够成为当代香港散文史非常的重要一章。

结语

不管是单纯怀旧的散文，有意识的文化记忆和地志文学写作，渐渐成为香港文学重要的发展方向。透过文字，香港作家留下逐渐（或已经）消逝的香港身影，是一件很感性的事。暗地里，它却是很理性的，因为“记忆是选择性的，这意味着记忆在揭示的同时必然也要遮蔽，揭示那些被选择的过去，而遮蔽那些未被选择的历史。萨特说，真相不是那么简单的。记忆的伦理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是基于人性的限度在生存和死亡、记住和忘却、言说和沉默、忏悔和宽恕中进行的选择”²⁶。旧香港，或香港的“前世叙事”在被选择成为写作主题时，已经确立了作者的立场。一如我们

25 黄桂桂：《无根港人长出根 韩丽珠：我们因“失去”学懂“守护”》（2019/08/22），《香港01》，网址：https://www.hk01.com/article/36647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检索日期：2023/12/11。按：两段用‘’括弧起来的是黄桂桂引述韩丽珠的话。

26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38页。

选择用粤语“旧阵时”一词，去彰显那一股很本土的港味，无形中却排除了另一个“新香港”，在变化中的“进步”的香港。当然，“进步”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包括资本的掠夺或意识形态的改造。那不是怀旧的部分，它只会成为文化记忆的对立面。真的很少香港散文会触及这一块，如果有，大多是香港的“新移民”。

文化记忆导向的地志写作和怀旧散文，无意中在进行一次本土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最终的目的是想建构一个自觉、独立、具有历史连续性及完整感的自我，而这项工程恰恰是在不断地对他者进行划界、标志和确认中完成的”²⁷。怀旧散文必须要有旧时光可以缅怀，地志写作要有自己参过与的故事，新移民缺乏这一个条件，他们缺乏文化记忆，只能是无声的“他者”。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27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第214页。